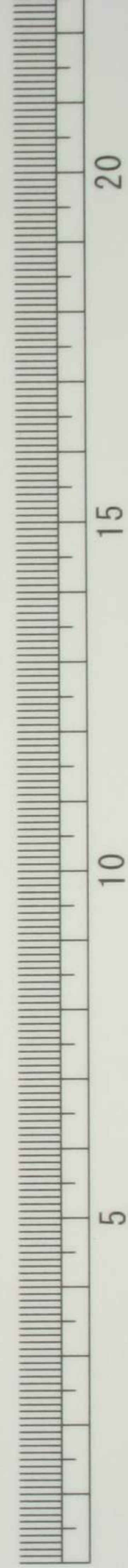


特別
A21
2759
11



鐵花仙史

第十九回

悟真性入山修道

詩曰

搖落江邊孤樹林 函關久已見真心

藤蘿歲晚龍蛇死 叢薄天寒虎豹深

流水斜陽人遠近 青烟白草雁飛沉

山中自是神仙境 悵望西風起暮雲

昭和十年一月二十日 購求

話說蘇紫宸胸中自有老大主見因不聽洪
叅將之言便於次日准備進兵號令申嚴十
分整肅早有細作報入賊營萬斛珠忙與夏
元虛等商議拒敵之策先鋒符勇進道大王
請自放心未將雖不才且先往接使試探官
兵強弱如何倘能斬俘敵將而還也好增長
我軍銳氣萬斛珠大喜道若得將軍出馬我
復何憂只是陣上須要小心不可忽略兵法

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將軍雖勇冠三軍
之主我觀此次官兵亦正未可輕敵符勇得
令即便提鎗上馬率領所統嘍囉殺至關前
只聽見關內砲聲响處鼓角喧天軍士擺齊
隊伍而出門旗開處只見一員少年大將金
盔金甲坐下雪花白馬手持方天畫戟出到
陣前旗上大書兵部郎中蕩寇都督大將軍
左有叅將洪儀右有副總何能厲聲喝罵道

錢在仙史
無知狂賊天兵到來還不下馬受縛却敢來
抗拒麼符勇並不回言挺鎗驟馬直衝過來
這里蘇都督把馬一拍親自揮戟相迎兩箇
在征塵影裏一來一往戰有三四十箇回合
正是

暗鳴則山岳崩頽 叱咤則風雲變色
原來符勇鎗法雖高却如何及得紫宸的仙
傳妙技數十回後方不能支只得拍馬而走

紫宸自後追趕看看將近符勇耳中聽得弓
聲急欲躲閃怎禁得紫宸是仙傳絕技這里
弦鳴那邊已經箭到發無不中中必洞堅那
枝箭穿破符勇背上鐵掩心直透胸膜橫屍
馬下衆嘍囉見先鋒戰沒各自逃生紫宸揮
兵追趕了一程也就鳴金收軍入關而去再
說萬斛珠在寨中坐待信息正慮那符勇是
箇莽夫恐防有失思欲提兵接應却早見敗

殘嘍囉報來。說是先鋒已死。官兵十分利害。萬斛珠心下驚惶。且叫緊守營寨。再和夏元。盧商議道。符先鋒已被敵人射死。此次交兵。甚是不利。不知公子有何良策。可以勝得官兵。元虛道。小弟實不諳軍情。未敢輕出主見。然細思之。亦別無良策。大約只是水來土掩。兵來將當。以大王之神威。與三軍之勇氣。重整師徒。親歷行陣。當亦戰無不克。耳。萬斛珠

見他只是兩句老生常談。全沒一些經緯。心中好不納悶。却也覺無別計可行。只得勉強應道。公子之言亦自有理。便立刻傳下號令。叫今夜四更造飯。五更披掛。平明拔寨都起。決一死戰。輕退者斬。次日黎明。萬斛珠頂盔貫甲。跨馬提刀。率領眾嘍囉。殺奔關前。這裏蘇元帥探知消息。亦整頓軍馬。出關列陣。三通鼓罷。兩下裏便兵刃相交。紫宸看萬斛珠

相貌雄偉。人才出眾。頗有招降之意。因於馬上喝道。汝本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虧負你。不思盡忠報効。却反聚集羣醜。斬關殺將。略地攻城。汝之罪不追矣。今我奉天子明詔。興師討賊。還不倒戈卸甲。納罪請降。胆敢揚威耀武。抗拒天兵。直待火炎崑岡。不分玉石。那時悔之晚矣。汝宜自省。毋貽後患。萬斛珠仰面大笑道。將軍有所不知。俺昔年提兵出海。原

欲爲朝廷出力。戡平禍亂。爭奈賈賊弄權。使俺孤軍久困。不見救援。由是萬不得已。降附於人。區區之心。可告無罪。豈期不蒙朝廷明察。妻孥何辜。橫被刑戮。甚而禍延汲引之人。瓜連無已。每念此冤。恨纏骨髓。終當長驅詣闕。斬賈賊之首。以快平生。寧自刎於天子之前。豈肯向將軍屈膝乎。將軍戰便戰。何勞饒舌。紫宸聞言大怒。方欲出馬。早有副將何能

躍馬高叫道賊奴無禮太甚不勞元帥費力待末將擒來請功說罷舞鎗直出萬斛珠舉刀相迎兩個戰有二十餘合萬斛珠拖刀而走何能不知是計驟馬追趕萬斛珠候得近身忽地回馬手起一刀可憐何能不及招架分爲兩段正是

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
紫宸見何能被殺大喝道逆賊敢傷我副將

麼舉戟直取萬斛珠萬斛珠揮刀相敵但見

征塵滾滾猶如雷電交馳殺氣森森一

似冰霜並沍一箇年少剛強加以葫蘆

藝術一個老成熟練非徒草澤英雄靴

尖踢倒此懷自負之心馬革裹屍彼絕

生還之想効命疆場真將軍只是志安

社稷寄身鋒刃雖海寇却也氣憤風雲

兩下龍爭虎鬪約有一百餘合萬斛珠見紫

宸武藝高強料難取勝。又拖刀回馬而走。紫宸明知是詐，不等他下手，先是颯的一箭，萬斛珠急忙閃避。已中右肩，幾乎墜地。紫宸便放馬趕來，萬斛珠負痛落荒而逃。紫宸率眾追逐二十餘里，方纔收軍入關，備表告捷。一面又將何副將屍首殮殮，埋葬關外，以待卹典。正是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

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

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含冤舊鬼哭。天

陰雨濕聲啾啾。

再說萬斛珠着傷而走，回看追兵漸遠，方纔住足，倒身地上，拔出箭頭，鮮血淋漓不止。尋思良久，長嘆一聲道：「天亡我也，命也如何。」俺自授職以來，蒙夏侍郎薦拔，得任總兵提軍。征討誰想賈賊作對，忌我成功，俺智窮力竭。

只得勉強降於海外。方圖後報，而奸臣弄柄，遂至斬滅全家。又害夏公險遭荼毒。今日起兵到來，方圖削除邪佞，以泄前忿。又被蘇元帥殺得大敗，身負重傷，上不能立功名於天下，下不能去奸黨於王朝，身敗名裂，妻子不能保全。非天亡我，而何我何面目復立於天地之間耶！當下洒淚數行，便拔劍自刎而死。止是

可惜

白楊酬壯士

黃土蓋英雄

再說夏元虛在賊中，聞知萬斛珠着傷而逃，正在無計可施。忽有嘍囉尋見萬斛珠屍首，飛奔來報。元虛罔知所措，思欲逃走，却恐官兵追捉，仍然不免一死。只得與眾嘍囉商議道：「大王何等勇冠三軍，英雄無比，尚且被蘇元帥殺敗自刎而亡，我等何人却還敢去拒敵官兵？就是遁逃歸海，也防勦滅於異日倒。」

不如解甲投降。才是一條生路。衆嘍囉齊聲應道：軍師之言有理。我等如何不依。當下元虛叫一面裝載金銀財寶，一面將萬斛珠屍首埋葬於沙灘之上。一面自己寫了降書，率領多人到關前納款。備說渠魁萬斛珠已死，餘黨面縛請罪，欲乞開恩。矜宥。蘇元帥見報，便出關來受降。把衆人打一看時，却見那爲頭領袖的，就便是錢塘羣英社主人夏天生。倒吃了一驚。心中忖道：元虛雖是無恥之徒，終究縉紳之後，斯文一脉，何至落草而爲賊寇。其中必自有故。因高聲喝道：賊首既已伏辜。爾等原係良民，特爲飢寒所迫，以致嘯聚水鄉。今我體天子愛民如子之心，概行省釋。爾等願爲軍者，卽在帳前効用。不願者，量給金帛，聽各還鄉生理。當下衆嘍囉歡聲若雷，也有願去的，也有願留的，紛紛不一。只有夏

元虛戰戰兢兢，跪伏帳下，不敢出聲。紫宸又
喝道：「禍有魁，罪有首。汝既與萬斛珠同事，斬
關殺將，汝實倡之。今見勢孤力屈，方始率眾
來降，事屬狐悲，情猶蜂螫。若不斬首示眾，何
以肅軍令而儆後來？」元虛嚇得面如土色，眼
中血淚交流，大叫道：「我非賊黨，先父在日，名
喚夏英，曾爲侍郎，不幸早亡。小子也曾叨中
一榜，因上京會試，在揚子江中遇盜，溺水不
意，竟飄流出海，又爲賊眾所擒，却就是先父
保薦之人，以故暫居海島，伏乞元帥看先人
之面，念斯文之體，苟延殘喘，感德無窮。」蘇元
帥呵呵冷笑道：「若說斯文之體，止不過是建
壇立社，招集明儕，爲飲酒食肉計耳。昔日誣
人爲盜，今日身陷爲盜，理之當然，何足怪乎。
今特念汝先人之廉直，姑貸一死，且待到京
復命，奏明請旨定奪。」元虛得免斬首，不勝之

喜微微抬頭窺視。方知那元帥。却就是錢塘蘇邑尊的令姪蘇星。怪不得這般語言對症。當下因感激紫宸。不念舊惡。倒又自恨從前作事。緣何那般顛倒。逐一想去。覺得件件不是。竟一霎時自怨自艾。洗心滌慮起來。正是

一念同心轉

終南路可期

再表紫宸把諸務處分一番。不日打點班師。叅將洪儀設酒相款。一來賀功。一來餞別。次日五鼓。軍士鳴金擊鼓。登程而去。但見

馬敲金鐙响

人唱凱歌聲

是日行了八九十里之程。紫宸見天色向晚。便傳令把人馬就此駐扎。且待明日再行。不多一會。那輪明月從東邊透起來。照得眼前境界。都似白銀琢就。紫宸在帳中獨坐。無聊因見元虛。頗似草心。大有憐憫之意。便叫小校請來同飲。了一回酒。又同向帳外開步。紫

宸道昔日吾師天台道人曾言異日功業既
成須是急流勇退至今耿耿於心奈已受職
於朝恐猝然未易解組碌碌此生伊於何底
良可嘆也元虛道足下文能華國武足經邦
真乃廟堂偉器方將立功名於不朽垂勳業
於無窮何遽作林泉之想如不才將無實學
行復乖張今此九死一生之餘真無意於人
間事矣行當洒掃聞軒潛心黃老之術特不
識赤松子不棄我否耳二人正談論間忽聞
歌聲出自林間歌道

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
可思量浮生一夢兮山水徜徉功名富
貴兮半枕黃梁

歌罷撫掌而笑須臾之間一道人來至面前
紫宸舉目一看不是別人却就是師父天台
道人慌忙下拜道弟子久違几杖鄙陋叢生

今得鶴駕降臨實深欣幸。元虛見紫宸如此
尊奉也。雙膝跪下口稱凡夫肉眼不知仙仗
到來望乞恕罪。天台道人道仙凡原自有種
而勇往要在人爲你二人且都起來。我有一
圖相示。向袖中取出一幅畫來遞與二人。却
是桃源漁引故事。上題絕句一首道。

神仙無夏亦無秋。山月江風翠滿樓。
堪嘆浮生轉瞬過。武陵誰肯駕輕舟。

紫宸看畢。飄然有出塵之意。元虛覽罷亦慨
焉。興遺世之思。道人高聲喝道。你二人靈根
夙具。丹籙有名。立功者既功成名遂。造孽者
亦孽盡魔消。及早回頭。幸登彼岸。毋爲私擾
墮落紅塵。紫宸元虛豁然省悟。齊聲應道。蒙
師父棒喝。某等今已勘透痴迷。願終身追隨
仙馭。當下紫宸便解下印綬。脫却高冠。置於
營門之外。天台道人取出紙鸞三隻。臨風變

化。三人各乘其一而去。正是

富貴總如花項露。功名却似草頭霜。
從今悟得痴迷處。不向人間競短長。
只因是這一番仙去。有分叫奸雄回首。動鱸
膾。尊羹之念。骨肉相離。深比兒猶子之情。不
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云。紫宸得仙宜耳。乃如夏元虛其人者。
亦登丹錄。何求道之易。而天台老人且濫

導。登瀛若此。不知正自有說。夫元虛感紫

宸不殺。遂能悔過。自新。洵美矣。然亦何便

能仙。元虛之仙。實仙於倡眾納降之舉。假

令爾時計不出此。而羣然遁歸於海。勢必

仍舊害人。與為人所害。至於餘燼再戰。其

謀更不足道。則不可降之所全甚大。天下

有恂恂善士。而獲報特慘。奸惡殊常。偏享

富貴者。造福造孽之機。究竟不爽。作者蓋

鐵花仙史
妙達此旨

鐵花仙史

第二十回

感神夢堦作螟蛉

詞曰情輕撇愁如結金釵遙憶閨中月
漫凝眸付東流水逐桃花夢驚回頭休休
眉常皺腰初瘦黃昏正是愁時候堦
方休女難留雨打風箏淚滴香篝悠悠

右調惜分釵

金瓶梅
話說蘇紫宸和夏元虛因是天台道人來度
一同修鍊而去帳內老家人蘇通并小使劍
童尚未曉得候至三更時分不見主人八來
劍童因走出外來尋覓守營軍士報說元帥
同降將夏爺出帳多時不知何故竟樂而忘
返當下便同劍童出去打探却那裏有箇影
兒莫說元帥已入無何有之鄉連這降將夏
某也做了烏有先生只見金冠一頂印綬一

方自拋在營門之下軍士不勝駭異卽忙擊
鼓傳梆軍中大小將士不知道有何事故一
箇箇披甲持兵來至營前候令却不見元帥
升帳只有幾箇守營軍士在那裏慌慌張張
的訴說元帥怎地掛冠棄印并有海寇降將
也都不知去向三軍聞報俱各驚疑紛紛議
論不一亂至平明却是千戶計良說道我知
道了元帥功成身退乃學范大夫之所爲爲

今之計少不得要請旨定奪你們衆人宜各
守軍政不得妄動當下卽令百戶卞傳飛馬
報知叅將洪儀洪叅將得報不敢怠慢連夜
拜表奏聞過不一日聖旨下來洪儀實授總
兵之職鎮守關門都督蘇星業已隱去無踪
卽着千戶計良掌印班師到京之後另行定
奪計良得旨卽日領兵起身到京復命天子
深嘉紫宸之平靖海氛又深惜紫宸之潛踪
隱遯有功未酬有勞未報因封爲紫金光祿
大夫命有司立石紀功以誌不朽其餘將士
着兵部論功行賞副將何能歿於王事勅贈
爲留安郡公千戶計良陞爲遊擊衆將士陞
賞有差各各歡喜謝恩正是

天上麒麟原有種 穴中蝼蟻豈能逃
太平待詔歸來日 生死恩榮著錦袍
再說賈學士在朝初聞紫宸奏捷心中好不

竹賦難辭官伯
且難免天株
子女乃道姑

驚惶後來聞道班師恐防要復前讐越發疑慮忽一日說是隱遯入山杳無踪跡雖然心下得以稍安却也幡然悔悟想道他才立功名便知急流勇退我從前專權弄柄多怨於人倘一旦機關破露眾口鑠金那時身家性命不能自保倒不如乘今日天眷方渥效當年張翰思莼豈非絕妙下場詩耶算計定了次日卽上表辭官原來朝廷亦正因其勢燦太盛久有厭棄之心便允其所請學士大喜辭別同僚還鄉終老正是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而今見賈君。再說蘇通劍童隨衆到了京中卽忙轉至揚州把上項事報知誠齋誠齋聞紫宸潛遯十分傷感因想道我侄兒智勇絕人正當立功社稷屏斥奸邪做些驚天動地事業却如何便掛冠逃隱不知是不願在朝廷之上做利

祿中人故學范少伯五湖故事抑還是前年
看燈夜所遇老人相引入山已從赤松子遊
耶好叫我愁腸百折不能去懷當下便令蘇
定去松江家裏報信不在話下且說畢純來
因遇盜求乞回南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想起
他表親李之生現在閩中做知府何不到彼
一遊尋些盤費也好回家便一路沿門求乞
來到福州欲投寓所店主人見其衣衫籃屨
不肯相留純來便厲聲大喝道我是杭州畢
老爺乃郡尊李太爺至戚偶因途中盜是
這般光景你們便敢來輕慢麼店主聞言半
信半疑純來就索一紅帖寫了名姓央店主
遣人投遞李府尊隨差人到店迎接畢純來
大喜道我輩老爺可是說謊的麼但如今身
上不堪你們且借一套衣衫與我即日就交
還便了店主人無奈只得把一副半新舊衣

服借與畢純來畢純來穿了一路行至府衙
李府尊鞠躬迎接道表兄路途辛苦有失遠
近望乞恕罪畢純來道豈敢小弟遇盜飄零
方容身之無所今蒙至戚不棄見收實深感
荷二人謙讓了一番進入私宅見禮遞茶畢
畢純來將金山被劫之事細述一遍道今孤
身恥入里門故不辭跋涉來至此間敢望少
資盤費以便還家李之生答道吾兄台諭極
該遵教但敝署清苦日用尚憂不給却將奈
何畢純來見之生把話推託不覺想起他天
竺進香時事氣忿忿的道飢時得一口勝似
飽時得一斗往者吾兄在杭弟雖接待不周
然亦不無所費今弟落魄至此兄曾不念前
情耶弟性愚直兄幸勿怪李之生覺得不好
意思忙陪笑說道兄何必着惱且在敝署盤
桓幾時待弟百計圖維少伸芹敬便了當下

畢純來就於福州府署中住下正是

口裏雌黃不自持 笑中刀劍有誰知

小人慣是能饒舌 片語相違逞濫辭

不說畢純來強在閩中擔擱再表祭其志這
老兒自從嬌綰回來若蘭絕無下落終日在
家納悶一日偶至埋劍園散步正值深秋時
候但見芙蓉盛放爛若錦雲不覺憶念起昔
年花下訂盟之事外負良朋之夙契內致弱

竹賦良心四釋

息之此離不特死無以對我友於重泉卽生
亦何顏見吾女於異日敗義乖倫莫此爲甚
徒然弄得暮景無依形單影子又落那萬口
罵名我察其志一何悻悻顛倒至此當下有
感於中提起筆來漫填一斛珠詞一闋道

無情白日空庭悄悄穿簾入燕泥蛛網
妝檯側剝粉殘膏零落誰收拾 曉風
搖蕩涼天碧行雲幾片吹無力一聲嘆

罷羅衣濕。想起從前猛把欄杆拍。

填畢。自怨一回。又自嘆一回。覺得身子困倦。隱几畧卧。忽見一人綸巾繡襖。羽扇絲絛。飄飄然有神仙之概。長揖而前。其志慌忙答禮。遜坐。問道。足下何來。從未識面。不知尊姓貴表。敢乞指示。那人答道。在下姓萬名卉。字爭春。向在洛陽居住。因慕武林名勝而來。暫寓西湖之泮。過纔經過寶園。喜此秋色之盛。故

信步走玩。不覺唐突主人。頃見仁兄自吟自嘆。似有大不得已之處。不知是何心事。試與弟言之。或亦可分憂一二。其志道雖蒙吾兄雅愛。但事屬顛倒。言之自覺可羞。大約兒女爲累。使人耿耿於心耳。又不知足下將何以教我。那人道。以弟之見。測兄之心。似有一往難追之恨。然往者雖不可諫。來者要尚可追。大凡事情。患在不知而妄作。知而不改。則其

過益深。何可救藥。惟知前過之爲累。而痛改不遺餘力。則其過自消。又何愧乎人。而何恨乎心。其志道吾兄所言。良是。弟亦非不知之。但念業已殊。還合浦。追無可追。雖悔於心。亦復何補。昔人所以致謹於始。不若弟愼終之無從耳。那人道不然。苟其悔之。何云無補。如昔之所棄者。今轉而收之。向之所疎者。今轉而親之。此卽能晚蓋其前愆矣。兄何弗思之。

甚。二人正在談論。只見蔡信走至面前。報稱王老爺拜候。其志問道。那箇王老爺。蔡信道。就是老爺的至交好友。翰林王悅老爺。其志聽了。不覺目定口呆。驚得神魂失據。只見那人呵呵笑道。蔡兄聽者。東床可作庭前桂。金屋嬌從異地來。說罷飄然而去。其志心忙意亂。隨步下階。吃了一絆。豁然甦醒。却原來在邯鄲道上回來。心中十分嗟異。細思夢中那

人臨去所吟。上句明明以婿作子之意。下句不解其故。似言吾女有重歸之日。況且那人的名姓。合攏來却是萬卉爭春四字。莫非花神有靈。破我愁思。廢卽亡友相訪。當亦是伊作用。我想儒珍那生。雖是耽於麴蘖。恃才傲物。然其文章富麗。相貌端嚴。蛟龍終非池中之物。況我友一生正直。古道照人。善必有後。乃道之常。我何不乘其困乏之時。招作螟蛉。

他年倘遂飛騰志。願不惟足顯門楣。并可消釋前憾。但彼方啣忿於我。又且身在雲間。下帷蘇宅。招之多恐不至。却將奈何。如今且待我修書一封。差人前去。若其不允。再作計較。便了。當下揮毫作札道。

憶自誕辰一別。忽忽兩載有餘。自愧年邁失志。誤聽萋斐。致負

令先尊於地下。所幸小女能凜冰霜之操。

始也欲潛逃。舅氏用終其身。其繼不知
迷路何方。存亡未保。每一念及。未有不
槌心泣血而自恨也。茲有啟者。老夫髦
矣。思欲與

賢甥捐前隙而尋舊約。一以繼

令尊夙好。一以慰弱息游魂。而僕亦存歿

求有所倚賴矣。特此走札。顛望

命駕統容。面悉不盡欲言。

書罷將來封好。次日清晨。即命家人蔡信道。
你可將這封書子。前去松江城內。問蘇誠齋。
老爺家。交西席王相公。說家老爺命我多多。
拜上。懇相公到杭一晤。以慰家老爺懸望。倘
王相公肯便同來。你須一路小心伏侍。設或
有事稽遲。你可討一回信覆我。不得有悞。蔡
信領命。僱船來到松江。上岸尋至誠齋宅上。
即將書子投交。并言有話面告。要親見王相

公蘇府家人忙爲傳達。正是

負義寒盟意若何。當時狼戾起風波。

一食還醒翻成悔。無限殷勤走尺書。

只因這一封書子。有分叫舊盟仍舊好。親上
益如何。不知儒珍拆書作何回答。且看下回
分解。

評云。若出俗筆。必竟俟王儒珍得志。與蔡
若闌已講道理。方寫其志。如何羞慚悔恨。
非不大快人意。然於蔡老身分太低。且翁
婿修好。間正有大難。爲清處夫起初之背
盟。不過不能令才子佳人容易得合。以致
交無波折。必非用意描摹。十欺貧負義之
秦山也。旣已鳳遁鸞奔。卽又如飛轉棹。爲
老翁淨洗腥穢。以留他日地步。此之謂龍
跳虎卧之才。

鐵花仙史



第二十一回

西席賓忽得西廂趣

詞曰幾度風前嫌白晝盼到黃昏只是欲
垂首月冷庭空難消受漫沉吟憶着羅
幃繡池畔鴛鴦看欲就惱殺鶯聲悄
向紗牕透移步整冠徧坐守恐相逢難
閃燈前後。

右調蝶戀花

却說王儒珍自到蘇宅下帷倒也幽閑可喜
只是紫宸不在覺得形影孤恹聞得紫宸雲
衢得路卽出師靖海知是奸相弄權不勝憤
激後聞平寇回來卽入山歸隱又不勝羨慕
不勝傷感那日正攤書悶坐忽見墨墨傳進
一封書子說係杭州蔡府差管家到來投遞
并有要言面稟儒珍見說驚疑不定暗想道

老革寒盟已久何忽有雙魚之賜得無小姐
有生還之日故悔於厥心而欲重尋舊日之
約耶然必非也區區一貧如洗且又黥額文
場彼世情白眼何能天良頓發而爲耽葢之
謀又况小姐弱質飄零量已珠沉玉碎蕙折
蘭摧尚安望歸趙之期如今且待我開緘一
覽便知端的當下揭起封紙從頭至尾細閱
一遍又想到此實難解那慰魂云云眼見小

姐並無再生之日矣。却有何舊約之可尋。且又說道：使此老有所倚賴，要我即日到他處，道望我養老送終，做他的後嗣，不成不免且喚來人入來看他有何言語。卽命墨童引來人進見。不多時，只見蔡信已到面前，跪下道：老奴蔡信，叩見儒珍。扶他起來，道：原來就是蔡管家。想那日你家老爺壽誕，你領我到埋劍園中的光景，思之恍如昨日。說罷，涕泗交

流。蔡信亦含淚答道：家老爺自小姐沒後，准日憂愁懊恨，爲此遣小人持書到此相請。倘得相公不棄，待小人伏侍到杭，少不得家老爺自有一番說話。要和相公面談。若是相公未便同行，乞賜一回書，待小人稟覆家老爺，以慰懸望。儒珍見說道：家老爺雅愛書中之意，我已具悉。本當卽遵嚴命，奈此時館政方煩，且遲待十月中，准當趨拜，匆匆不及作禮。

金瓶梅
煩你將我言口覆老爺。蔡信連聲應諾。告辭回家。稟知其志。其志不勝大喜。整日倚門而望。正是

昔日乘龍客。

今爲燕翼人。

再說儒珍見蔡信去了。心中想道。彼雖不仁不義。但小姐爲我而亡。我何忍便絕其親。我今日從其所請。正以慰我妻於地下耳。自此儒珍愁悶反覺得以稍舒。一日因蘇日有恙。

不出攻書。儒珍獨坐無聊。不免出却書齋。去園中散步。一回只見假山疊翠。饒有林苑之勝。曲沼微波。頓興湧躍之思。丹桂發秋香。何必月中之影。海棠吐紅萼。當觴金谷之樽。芭蕉粉綠。映碧於紗牕。金粟含葩。照臨於池畔。自以爲久困書室之中。幾忘却園中這般美景。行過曲澗欄杆。有一小亭。名曰不夏。但覺清風徐來。滌我塵心之鄙陋。雖炎威酷虐。時

布簾卧此亭內。當亦自謂羲皇上人不夏之稱。良不誣也。又行幾步。但見層樓高聳。簷桷巍巍。循牆而走。四面紗牕緊閉。秋燕依依。蟲聲唧唧。信步遊行。真箇樂而忘返。忽聞鶯聲細語。出自樓頭。傾耳而聽。却又寂然。少頃。豁然一响。西牕洞開。儒珍俯首一看。有尤物焉。乃主婢二人。登樓閒眺。儒珍注目而視。真所謂榮耀秋菊。華茂春松。彷彿兮若輕雲之籠

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雲髻峩峩。幾一笑而傾國。蛾眉燦燦。縱我見以猶憐。斯時也。恍然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矣。誰知早驚動了樓上美人。却原來就是誠齋之女。紫宸之妹。與蔡若蘭成花燭之蘇。馨如也。小婢乃使女柳枝儀容窈窕。面貌與馨如相髣。那日因在閨中愁悶。不過主婢二人。到宜春樓閑玩。不道天遣相逢。被王儒珍偷看。驚喜欲狂。柳

枝眼快瞧見笑向小姐道。王先生在下。小姐進去罷。馨如向下一望。即便回身而走。原來這樓與內室相連。二人悄然入去。不表那儒珍正看得出神。忽見碧牕掩閉。人影間。不覺長嘆一聲。如醉如痴。漫漫的回到書房。細思方才所見。真乃天姿國色。若是三生有幸。與此人得遂。竟鳳雖終身貧賤。亦所甘心矣。却又想道。我王儒珍鄉場失志。落魄無聊。豈不宜哉。我妻爲我而死。屍骸尚不知落於何處。還作此痴夢。况紫兄何等待我。我却禽心獸行。見色神搖。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耶。忽又一箇念頭道。雖是如此。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難道修小節而成大罪。竟終身不娶了。祖宗的血食。可不從此而斬麼。况今番蔡岳有招作螟蛉之意。我之所以不拒其請。正所以慰我妻於地下。報之亦可謂不薄。就是紫兄

金瓶梅
令妹我王儒珍有才有貌若成連理亦不爲
辱沒了他却也何妨正在自言自語只見館
童送將夜膳出來儒珍連飲了幾杯酒不覺
微醺詩興勃發便於燈下戲題絕句一首以
誌日間所遇才吟得兩句那燈花熒熒開放
儒珍心喜把指甲畧撥不覺應手而落火亦
隨滅只得將未成詩草納諸筆筒之內上床
和衣而睡正是

痴念已從閨苑種
好詩常向夢中吟
儒珍一覺醒來東牕已有日色正欲起身只
見墨童傳進一柬說文會友相公請相公去
做文字有小童在外立等儒珍連忙起來洗
漱了整衣而去却說柳枝那日聞先生出去
會文卽來報與小姐請小姐到園中閑玩一
番消遣閨愁馨如亦正有此意便同柳枝出
了宜春樓一路來到不夏亭中但覺微風拂

袖。一陣陣丹桂香濃，好不胸襟舒暢。又行幾步，出離曲檻迴廊，再過了假山池畔，早是書房門首柳枝道書館無人。小姐何不進去一觀。馨如依言走看，只見圖書滿壁，龍蛇有飛舞之形，籤軸盈箱，金石動鬼神之泣，真箇是

東壁圖書府。

西園翰墨林。

小姐行至案邊，見筆筒之內有花牋一幅，取來一看，却是未成的詩草，題乃樓頭遇美，起

二句道：

乍驚宛以月中仙。

脉脉欣逢惹意牽。

馨如笑道：狂生之狂，一狂至此，便接筆續成二語道：

仔細因知春自在。

憑君莫認並蒂蓮。

續畢，正待起身再尋覓詩文觀看，只見小童報說王相公回來了。柳枝慌忙扶了小姐疾趨而去。儒珍走進書房，見桌上花箋一紙，取

金瓶梅
來看時。晚間的詩句早已續完在上。忙問小童。會有何人到此。小童只得實告道。方纔小姐到此游玩。因是相公回來。故此匆匆而去。不會收拾。儒珍見說。心中驚喜道。小姐不獨有貌。兼又有才。真不愧二蘇之妹也。從此益發。眠思夢想。不能忘情。過了幾日。那晚儒珍散步園中。仰見月色晶瑩。纖雲不染。想嫦娥今夕。定試新妝。未知折桂手在於何處耳。信

步行來。早又是不夏亭邊。忽見一人憑欄而望。月下美人。更是丰韻。原來那晚柳枝裏。過小姐來。亭中玩月。儒珍却認做是馨如。忙步上前去。深深一揖道。不知小姐蓬萊下降。有失迴避。望乞恕罪。那美人連忙回禮道。足下就是先生麼。舍弟荷蒙指教。只是家父家兒不在。多有簡褻之處。儒珍道。豈敢。小生才疎學淺。自慚臯比。蒙令兄雅愛。授以緇帷。真乃

有愧於心。前日偶因他出，不知小姐光臨，有辱續成賤作，可稱一字一珠，只可惜混於魚目耳。細思並蒂之句，正不得不令人錯認一番。不識小姐肯見憐否？柳枝不解其故，勉強各道。巴人俚句，未足續貂。並蒂云云，亦只是遊戲筆墨。先生又何得錯認耶？儒珍道：區區之心，惟望小姐反詩中之意，踐詩中之約也。因此德沒齒不忘，說罷，又是深深一揖。柳枝

見他情不自禁，口口認定是小姐，倒覺好笑。便又道：藍田白璧，繡幕紅絲，皆賴冰人之說。合郎君何自褻尊，而不思蹈周公典禮？儒珍連聲應道：小姐金玉之言，使人敬服，但恐紅葉無緣，或不蒙令尊大人俯允，則如之何？還望小姐見憐，說罷，微微含笑，挨身近前，忽聽得裏面有人叫道：柳枝那里？那美人流着道：有人來了，郎君請自穩便，卽如飛而去。儒珍

爽然若失亦取路而回那夜翻來覆去不能成寐意欲央人去誠齋處求親又無其便正在無計可施適誠齋有一箇表姪姓楊名柯字克斧住居松江城外青龍江口有事要到揚州特來蘇宅問可有家書寄往任所與儒珍談論了半日儒珍甚喜即將姻事相託楊柯許諾約在十月中回覆他當下討了家信自卽日離松江不表再說蔡其志在家中見

三秋將過天氣漸寒又命蔡信到雲間相接儒珍無奈只得辭別蘇宅攜了墨童一徑回杭蔡信先去報知主人其志親自來迎儒珍想起當年拜壽之時小姐何等殷殷之意而今舊地重臨人移事易恐之不勝酸楚其志觸着女兒之事也自傷心不過兩人見禮畢俱各坐定儒珍開言道承蒙不棄雅意相招此恩何以答報其志道老大奔邁矢志亦不

必復道矣。今茲屈賢公子至此者，欲望捐棄前忿，權作螟蛉之寄，倘螢爨雪，案博得功成名就，亦不枉尊大人與老夫半世交情。并小女一生名節言畢，涕泗交流，儒珍含淚答道：書生命薄，顛沛流離，致累小姐遭變，方深悲悼。今者既蒙大人垂盼，自是誼合侍奉晨昏，但辱子恐不足光大門庭，有負大人之意耳。便立起深深四拜，認其志爲繼父，其志大悅。

安頓儒珍在家起居，呼大小家人都來參拜。小主自此王儒珍遂稱爲蔡儒珍矣。這且按下。再說楊柯從揚州辦事回來，因帶得有誠齋家信，先到蘇府中去投遞。信內備言家下乏人，延師多所不便，可速辭却。來春二月間，家眷同來維揚，勿得有悞。蘇日自把家書去，念與母親聽。楊柯却在外尋問先生，小童回說有杭州蔡老爺着人接去，原係王相公文。

人他女兒已死如今要王相公去做了女婿
孩兒靠着王相公養老送終不放出來的了
不知楊相公却緣何問起楊柯道原來如此
他有一樁事情託我故此問及耳說罷卽出
門而去回到自己家中過了一夜次日買舟
前往武林尋問至王儒珍岳丈家卽與通報
儒珍聞說楊柯到來如獲至寶喜之不勝慌
忙出迎正是

配成綵線思同結 夢斷黃昏望好音

霧隔湘江歡不就 錦葵空有向陽心

只因楊柯這一來有分叫欲圖終身歡樂反
增幾日愁煩要知如何回話且待下回分解
評云題爲得西廂起讀者幾疑其真有若
君瑞雙文事者乃寫來却只樓頭一見續
詩兩句何等淡雅至於玩月之遇出自婢
學夫人亦且不作汗紙墨語於此見作者

用意忠厚西廂記固非所願學而借以顏
此回者凡以示諷也

